

浅析青铜错银双翼神兽

□ 杨洁

在河北省博物馆门前矗立着两尊威武的青铜雕塑,像两位护法一样镇守着省博的北大门。其形象十分奇特,似狮而有两翼,头部高昂,怒目圆睁,长舌坚挺,利齿交错,像在张口咆哮;四肢弓曲,利爪外撇,平稳有力地撑住躯体,极富强健矫捷的力度美;前胸宽阔低沉,后臀隆起,两肋间生出长翼直指天空,似乎随时准备腾空跃起。这就是根据河北省战国时期中山国出土的文物瑰宝——青铜错银双翼神兽同比例放大而成。如果你不亲眼看到如此精美的青铜雕塑珍品,就不能体会到神兽与飞鸟的结合竟能如此完美,同时亦被两千多年前古人的智慧所折服。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去了解这精美神兽的发现之旅及其背后那段鲜为人知的神秘中山国的历史。

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中七汲村西1.5公里的高地上矗立着两座东西并列的金字塔形高大土丘,当地人称为“陵台”。关于陵台的主人,当地一直有个传说:唐朝有位天寿太子在此出家舍身,朝中两位丞相奉命寻找太子来此也随之死去,故两座陵台为唐代两位丞相的墓葬。1974年3月,当地刘杨村村民将挖渠中发现的战国时期青铜器和玛瑙环送交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文管处派专家对现场残存墓葬清理的同时,又对附近区域进行了调查勘探,得

知三汲乡一带分布有大量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其中尤以中七汲村西的两座陵台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由于取土对墓葬破坏严重,如不及时进行抢救发掘,大量的各类考古信息将随之消失殆尽,故1974年11月至1978年7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对M1(两座陵台中西侧一座)、M3、M4、M5、M6及陪葬坑、车马坑等进行了发掘。通过发掘最终证实了平山县三汲乡一带为战国中山国的王陵区,共埋葬第三、四、五位中山国国君:中山桓公(M7)、中山成公(M6)、中山王𪖅(M1)。其中青铜双翼神兽的主人——中山王𪖅是中山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国君,其统治时期是中山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中山国王陵的发掘、晚期都城灵寿古城的调查勘测与发掘、大量精美文物的出土及各类遗迹的发现都为我们撩开了历史上仅见于文献记载而始终未露庐山真面目的战国中山国的神秘面纱。

中山国,是春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狄族鲜虞部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建立的国家,因其城中有山而得名中山。“中山国”一名,最早见于公元前506年《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他带领民众在顾(今河北省定州市)建立新都。但由于当时的大国——魏国对中山擅自称王很是不满,于是派大将吴起和乐羊统帅军队,经过三年



图一 青铜错银双翼神兽(DK 35)



图二 青铜错银双翼神兽(DK 35)上面的铭文



图三 青铜错银双翼神兽(XK 58)



图四 青铜错银双翼神兽(XK 58)上面的铭文

苦战,于公元前 407 年占领了中山。中山被灭后,桓公经过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终于在公元前 380 年重新复国,并把都城迁至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村一带)。复兴后的中山国位于赵国的东北部,成为赵国的心腹之患。因此,赵国在公元前 377 年、376 年两次进攻中山国,企图占领中山。为了抵御赵国的入侵,桓公率领军民修筑了防御工事——长城。桓公去世后,成公即位,他继承先祖遗风,使国势得到进一步加强。公元前 327 年前后,中山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国王中山王𪚩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十余年间,中山国国富兵强,先是参与“五国相王”,再是伐燕大获全胜,使中山国达到了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

双翼神兽的墓主为中山国全盛时期的国君,从墓葬的规模及墓中大量精美铜器、玉器的出土可见中山国当时的繁荣,尤其是数件带有铭文的铜器的出土,对我们了解中山国的文化、典章制度、王陵营建制度、葬俗、中山族属、中山王世系、中山国的疆域及中山国与燕赵两国关系等具有重要帮助。下面我们首先去了解中山王𪚩墓。

墓位于中山国都——灵寿古城西 1500 米,与哀后(王后)墓东西并列于西灵山南坡高地上,地理位置极佳,灵山列于后,滹沱河奔腾于前,北高南低的自然地势加之墓前层层起筑的平台,使墓葬显得尤为壮观,该墓亦为中山王陵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墓由地上的金字塔形封土,封土上的享堂与回廊建筑及地下的中字形墓室组成,其中地下墓室又由南墓道、北墓道、椁室、东库、西库、东北库 6 部分组成,另外在主墓后半周有陪葬墓 6 座,前面及旁侧有车马坑 2 座,杂殉坑 1 座,葬船坑 1 座。精美的错银双翼神兽出土于 M1 地下墓室的东、西库

中,其中东西库各二,头向相反。现简介如下:

错银双翼铜神兽共发现两对四件,其中东库两件,编号为 DK 35(图一、图二)、36,西库两件,编号为 XK 58(图三、图四)、59。四件神兽除东库两件头朝右,西库两件头朝左外,其形制、尺寸、重量、纹饰及装饰方法均基本相同,底部均铸有铭文。现以西库 XK 58 为例简介如下:神兽昂首向左,圆颈直竖,前胸宽阔而低沉,两肋生翼,身体修长,背部有脊,臀部浑圆,足如钢钩,四爪,后尾斜垂呈花鞭状,尾尖上翘,头微上扬,阔口微张,作咆哮状,露八齿,长舌上扬,如意云钩形鼻,双目圆睁,桃形耳,两耳中间有一角后弯,角尖前勾,四肢弓曲,利爪抓地,两翼贴于身侧,作欲腾飞状。该器周身用银线错出口、眼、耳、鼻、毛、羽之轮廓,神态雄奇而灵秀,尤其背部错出两只蟠曲于云中的龙雀鸟纹,加之两翼长羽上扬的意态,更增加了神兽的动态灵气。在神兽腹底横铸有铭文“十四祀 左使库 高夫孙固 工𪚩 冢”13 字。器通长 40、高 24 厘米,重 11.45 公斤。从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该器制于中山王𪚩十四年(公元前 314 年),负责制器的部门为左使库,工匠为孙固,工长为𪚩。

关于双翼神兽的造型,有人称其为飞廉,并肯定其即为风神。据《古史箴记》载:“风伯飞廉鹿身雀首,头生尖角,通身豹纹,尾如黄蛇,帮助蚩尤一方参加华夏九黎之战。曾联合雨师屏翳击败冰神应龙。后被女魃击败,于逐鹿之战中被擒杀。”另有《楚辞集注》和《汉书·武帝纪》据颜师古、应邵、晋灼等注释中对飞廉形象的描述:飞廉是一种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豹纹的飞禽。由上可知飞廉的造型应为:鹿身雀首、头有尖角、通身豹纹、蛇尾,其与双翼神兽的造型相差甚远。关于双翼神兽造型的各类推测仍在继续,我们无法走入两千多年前的中山国中,从当时的

文化中去体会人们对此神兽造型的寓意,只能在此精美的瑰宝前驻足,静静地去体会神兽所散发出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特有的神秘文化。

双翼神兽的错银工艺,现统称为金银错,主要是利用金银与青铜不同的色彩对比,更好地体现出青铜器上精美的图案或铭文。目前已知最早的错金器为加拿大安大略艺术博物馆所藏铜害,害端有错金龙纹,传出殷墟,但据目前资料看,该工艺约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其制作工艺基本为四道工序:1.凹槽铸造,铸造器物时,在待错部位铸出凹槽、凹面。2.凹槽加工,将凹槽底部凿成糙面或沟槽,以利固结。3.金属镶嵌,将预制的金线、金片适当加热,使之柔韧,用刀具或玉石、玛瑙制成的压子将丝、片嵌压入槽内,后加力捶打使结合妥帖。4.错磨抛光,用细的错石和磨炭逐次加水错磨,再用皮革、织物仔细抛光,使金面光洁并与器表找平。错金银器在中山王墓中的大量出土,充分显示了中山国工匠们高超的工艺技术水平,亦为中国金属加工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关于双翼神兽的使用功能,研究者们根据其出土地点、环境及伴随的出土文物,推测其为王帐中镇席的镇物或作陈设以增强王之雄威。我们认为其作为陈设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虽然东库的两只神兽与帐具等生活类器物伴出,但西库的两只却是与铜、陶礼器及乐器、玉器等同出,且东库两只的位置位于东库的中部空地,与各类生活类器物未见有直接的组合关系;另外作为镇器的一组四件,不应分置于东西两库中。

关于双翼神兽的造型、使用功能、错银工艺及

所蕴含的神秘中山国文化等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中山国灵寿古城与王陵的发掘只是中山国历史研究中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于中山国的疆域、王族世系、族属、文字、建筑等问题,及其政治、军事、文化等的研究都还需大量的考古及文献资料进一步论证来充实。

(本文摄影 梁彪)

参考文献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罍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2. 郑绍宗《东北亚研究第一辑之北方考古研究(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
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4. 夏自正、孙继民《河北通史·先秦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5. 张平一《“飞廉”与“双翼神兽”》,《文物春秋》2000年第1期。
6. 刘来成、李晓东《试谈战国时期中山国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1期。
7. 李学勤《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文物》1979年第1期。
8. 李玉瑞《鲜虞人来自何方》,《文物春秋》1994年第4期。
9.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作者工作单位 河北省博物馆)

(上接 78 页)

期第117页,1990年1月。

[3] 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45页、95页。

[4]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79页。

[5]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编《河姆渡文化精粹》,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59页、58页。

[6] 卫惠林《社会人类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8页。

[7] 方杰主编《越国文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9] 方杰主编《越国文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302页。

[10] 叶树望主编《余姚文物图录》(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17页。

[1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12] 周玫《六朝青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13] 慈溪市博物馆编著《慈溪遗珍——慈溪市博物馆典藏选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14] 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作者工作单位 南京博物院)